

浅析《寒夜》长篇小说里曾树生的形象

谢小兵

(彭水县民族中学 重庆 409600)

【摘要】《寒夜》是巴金先生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悲剧杰作，最能代表巴金后期创作风格与水平。曾树生是作品中刻画最成功的艺术典型之一，也是历来颇有争议的一个人物。本文主要从曾树生与丈夫汪文宣的关系以及婆婆汪母之间的矛盾入手来分析曾树生的形象，剖析其丰富的内心世界，揭示其性格的多维性，从而说明其是一位勇敢追求幸福与自由的新女性。

【关键词】曾树生；幸福与自由；新女性

《寒夜》是巴金创作成就最高的一部长篇小说，对这部作品的评价历来不衰。书中除成功地塑造了汪文宣这一被压抑和摧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外，曾树生的形象颇值得人们注目。从现有的资料看，对其这一女性形象的文献综述，多集中在对个性解放和女权主义探求的范畴，而未能站在历史与当代、人性善与恶的多层次多维度下来探述。

一、悲剧的原因

曾树生曾是一个新女性。她在大学时与汪文宣建立了爱情，并按照新的方式与汪文宣结合。他们有共同的理想，立场办学堂、兴教育，献身于国家的教育事业。这种对爱情的追求，这种志同道合的理想，使她和汪文宣建立了一个和睦温馨的家庭。

可是，抗战爆发了，他们从上海迁至重庆。在这种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中国人民的生活出现了更加严重的艰难和困苦，连汪文宣这些知识分子家庭也每况愈下，生活日益窘迫。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下，像他们这样的家庭，其悲剧的发生是有其必然性的，这是社会的悲剧，我们不能归之于哪一个人身上。但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又不能不说，曾树生对过去理想的放弃和对所谓痛快、享乐理想的追求为社会腐朽势力的蛀虫提供了温床，从而加速了汪氏家庭的分裂。

二、汪文宣的软弱性

我们看抗战后的曾树生吧。拮据的生活使她难以得到物质的满足，她对这种生活难以忍受，于是她厌倦了这个家庭中的粗茶淡饭，而经常在外与朋友饮酒共餐。当然，这也有迫不得已的一面，她作为一个学教育的大学生而给人到银行作“花瓶”，实属无奈。不过，她对于这种生活渐渐习以为常了，并且每逢回家，要么满面春风，似乎得到了一种满足，要么一脸阴霾，似入三九冰室。

三、曾树生的追求及在家中的地位

自五四以来，女性解放作为“人的自觉”和个性解放的一个内容，一直都是广大女性追求的目标。《伤逝》里子君排除万难和涓生在一起；然而“娜娜（子君）”出走后未来的生活并不象当初想象的那样美好，所以子君的结局是悲哀的。

《寒夜》里的曾树生与子君恰恰相反，曾树生与汪文宣同居后还坚持着自己的追求，仍然明里暗中坚持着对自由和所谓爱情的追求，但随着被丑恶社会的影响和这物化，这种追求的已不是为教育而献身的理想，更不是纯洁的爱情。她所追求的是物质的满足，是能和她共进咖啡厅、共进舞厅的有钱有势的人。有人也曾借口追求快乐和享受是人的正当要求而为曾树生辩护。不错，这有时是正当的要求，但在一家人仅能维持饱饭的情况下，在丈夫真挚的爱中，却去追求额外的痛快和享乐，这能说是正当的吗？所以我们说曾树生这时已不是过去追求解放和自由的新女性了，她已开始向自我滑落，已开始向旧势力和卑劣的欲望投降。

她对家庭，对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缺少了亲情，而一心想极力摆脱。她给汪文宣的只是高高在上的同情和怜悯，而缺少真正的理解，而使仍爱着他的汪文宣为此遭到心理上巨大的打击。他交男朋友，寻外遇，而毫不把汪文宣放在眼里，而竟没有任何羞耻和惭愧之心。她在给汪文宣的长信中竟然这样认为自己的这

一行动：“我并没有背着你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情。”难道那日江边的谈话和行动还不能说明一切吗？作者在描写那日江边雾的气味时，是这样写的：“那种窒息人的、烂人肺腑似的气味。”憎恶之意，俱在言中。

（一）曾树生在家中的物质地位

《寒夜》里的曾树生，是全家的经济支柱，她的收入是汪文宣、汪母、小宣的生活来源。

曾树生依靠自己为家人赚取了充足的金钱，虽然她的工作被汪母讥讽为“花瓶”，自己也不得不在同事好奇的目光中生存，她自己却是十分的满意的，这可以通过她日常的精神状态——幸福表现出来。曾的这种幸福感和她能够养活家人的自得分不开的。

（二）曾树生在家中的精神地位

在情感方面，曾树生是家中的弱者，她饱受着心灵的折磨。

如果说汪文宣最后是死于妻子的出走、病痛折磨，那至少还是一种明显的悲剧。而曾树生在精神上的痛苦，无声地击碎了她的爱，促成最终的出走。汪和曾从共同的志愿中萌生爱意，面对战时的残酷，他们选择了不同的对抗方式，曾依然保持着青春的活力和生命的热情，而汪则日渐消沉，他变得敏感、脆弱、老气横秋，只为别人而活，时时考虑他人的冷嘲与蔑视，考虑母亲、妻子的争吵，神经永远疲惫，最后挣断了生命的弦。特别是在妻子面前，他永远是无勇无力的病态。他自己也怨愤地说：“我觉得我们的心也变了，我也说不出是怎样变起来的”。

四、曾树生的家庭观念

婆媳关系。过去多数人认为，曾树生与婆婆的矛盾冲突是悲剧的关键。不错，新旧时代的交替往往对现代家庭观念与传统家庭观念之间较大的冲突，正如《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一书的作者认为地那样，是两种不同形态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机制之间的冲突：究竟是相夫教子恪守妇道，还是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生活？婆媳两代人的选择当然不会相同。在和汪母的关系方面，从书中我们似乎也会有这种感觉，认为汪母太苛刻，对曾树生从没有过好气，曾树生似乎有一定让步。

五、结语

不错，曾树生最终也还是存在同情心的，虽已与汪家断绝关系，她仍坚持往家中汇款，这则她的一种心理补偿，同时也表现了一定的同情心。当曾树生回到重庆时遇到那可怜的老太婆时，还是“拿出了一张钞票递到那只黑手上”的。她曾为汪文宣的死而感到内疚，也产生了寻找小宣和汪母的想法，可是，当她听到别人在诉说生活的困难，难觅出路时，“她又打了一个冷噤。她好像突然落进了冰窖里似的，浑身发冷”。

参考文献

- [1] 王薇. 巴金《寒夜》与契诃夫小说中的“小人物”[J]. 重庆社会科学, 2006, (01).
- [2] 王芳丽. 曾树生的妻性和母性——对巴金《寒夜》曾树生形象的再认识[J]. 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7, (01).
- [3] 李丹宇. 巴金《寒夜》研究新视角综览[J].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6, (01).